

PRESSBOOK

Claire TABOURET

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

January 2019

情人的角力與擁抱

圈來圈去

撰文：卡夫卡
kafka@hkej.com

法國女藝術家克萊爾·特伯萊 (Claire Tabouret) 的名字對於中國藝術愛好者來說並不陌生，她曾於2017年在上海余德耀美術館舉辦了展覽《克萊爾·特伯萊：伊卡洛斯之舞》。1981年出生於法國佩爾蒂伊的·特伯萊，於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獲得藝術學士學位，現於美國洛杉磯工作生活。

今年，她為香港帶來自己的首場個展《生於鏡中》(至2月23日，貝浩登畫廊)。

克萊爾·特伯萊將她自己的一連串展覽視為同一劇作中的不同幕次。從一件作品到另一件作品，從一場展覽到另一場展覽，一條貫穿始末的線編織成網，一場潛在的敘述悄然到位。在那些標誌着前一階段作品的集體肖像畫中，每個人物都如凍結在永恒的姿勢中，每個人物都是一段被埋沒的故事主角。而在特伯萊近期的布面和紙本繪畫中，她似乎開啟了一種新的敘事形式，更加集中，更加緊密，可以說是削減至本質：你，我——一對伴侶，不管在角力或是擁抱。

顯露本質這行為，如藝術家本人所說，即「不拐彎抹角地」處理情侶和愛情這一歷史上已被太多次描述的主題。這個故事的第一幕展現了



◀ 特伯萊的畫作多多少少被暴力佔據，畫中人互相擁抱又互相推擠。

破裂，緊張的身體在撕裂的現實中掙扎，他們的鬥爭釋放出不可思議的能量，彷彿在敵對力量下動彈不得，定格於搏鬥和擁抱之間。而在本次新展中，故事進入第二回合：從對親吻的面龐幾近荷里活鏡頭式的特寫，到情侶的相擁與相拒，再也不繞彎路，直面愛的行為。

直面親密

特伯萊的畫作多多少少是被暴力佔據的，即使這暴力有時蟄伏難見。這一點在她最新系列中尤為顯著。兩個人，不管是角鬥士還是戀人，互相擁抱又互相推擠。軀體間的張力成為作品真正的主題：每個身體都在尋找一種穩定的狀態，而如果一方無法佔據上風，則似乎難以獲得這種穩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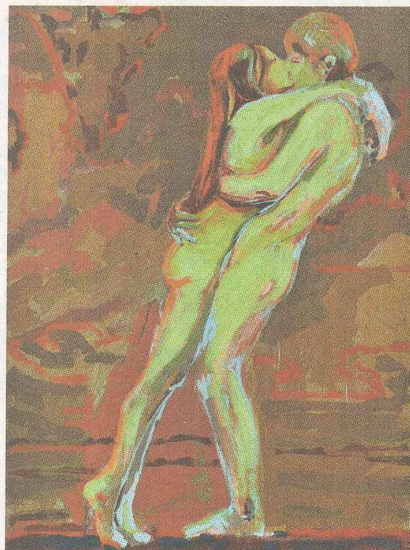
這種激烈的肢體語言通過繪畫過程本身也能看到。特伯萊的畫作中，人的身形是清楚描繪的，其色彩也常是尖銳的，這與幾乎沒有着墨，有時甚至無色的背景形成強烈反差。在她數幅最新畫作中，我們能十分明顯地感受到藝術家自身的肢體運用，她面對的畫布粗糙、不規則，是回收再利用的面料，有時甚至連表面原本印刷的裝飾圖案也部分可見。

特伯萊曾談到，指引她的正是「不平靜」的狀態。在她早前的群像作品中，我們已能看出潛在的不安——畫中人的衣服、頭髮時而混結在一起，把他們綁到了一塊。在這種危險的集體融合中，湧現出埋葬個性的威脅。而在本次展覽作品中，混在一起的變成了軀體本身，在畫中某些地方，我們甚至能看到藝術家的筆觸從一個身體畫到另一個身體，讓他們聚合在一起。個體化的問題依然存在，不過這次變成了兩個人的問題。特伯萊喜歡提起王爾德的一句話：「做情侶即兩個人要好似一個人。沒錯，但要似哪一個呢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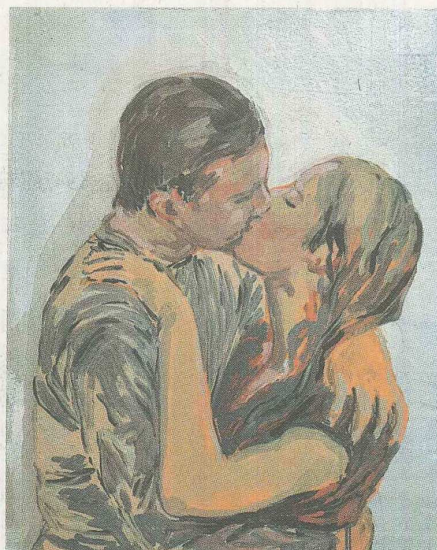
描繪凝視

不過，在她的作品中，身體彼此擁抱，卻從不會融化或混淆。相反，肢體間的張力似乎巧妙地借用了衝動與排斥帶來的動能。彼此面對，相互擁抱，相互拋棄：這種身體的語言正如舞蹈語言，而翩娜·包殊早告訴我們，舞蹈語言與愛情遊戲有多相似。它來自被愛的需要，來自被凝視的渴望。

描繪渴望的凝視，同時描繪對被凝視的渴望：這就是特伯萊在其最新作品中導演的一場鏡子遊戲。通過對主題的重複和倒置，作品使敵對的情侶相互面對，也將我們重新引向自己作為觀眾的席位。



◀ 畫作中人的身形清楚，其色彩也尖銳突出。



◀ 藝術家以幾近荷里活鏡頭式的親吻特寫，直面愛的行為。